



# “老马奋蹄不需鞭”

——记红色文艺精神的传承者张学新先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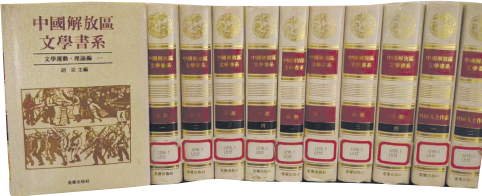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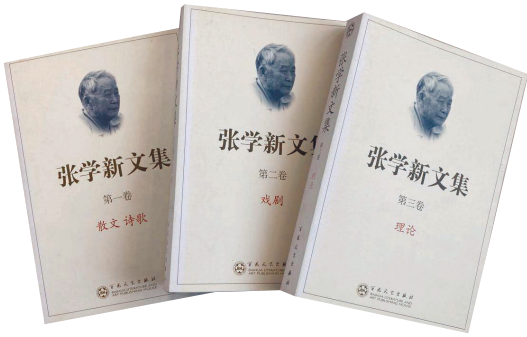
王云芳



件,解放区文学的许多史料繁杂从杂、模糊不清或残缺不全,在组织编纂及研究过程中,张学新先生通过电话、信件与相关机构或人员沟通,甚至亲自到当地一次次确定文艺史料的细节与准确性。为节省经费,他总是选择坐票价最便宜的火车,且兴致勃勃,毫无怨言。许多人不理解他的做法,他却说战争年代许多同志牺牲了,自己是一个“幸存者”,唯有争分夺秒,才能为革命文艺精神的传承作出更大贡献。

这些日积月累的工作成果使得天津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解放区文学研究领域走在全国前列,张学新先生也被公认为解放区文学研究领域的倡导者和开拓者。随着时代的发展,回望历史,人们逐渐意识到解放区文艺的重要性,红色文化再次成为学术界关注和研究的热点,张学新先生以先见之明为后来者保存了许多珍贵的革命文化遗产。作为后学,每每想起张学新先生的自勉之言“老马奋蹄不需鞭”都备受鼓舞。张学新先生坚定的革命信仰和大公无私的精神将永远激励着我们把红色文艺精神进一步传承下去并发扬光大。

(作者系天津社会科学院文学与文化研究所副研究员)



张学新先生的文集和主编的论文集、丛书

## 学人小传

张学新(1925—2012),河北平山县人,剧作家,解放区文学研究的开拓者、组织者,文艺活动家。12岁参加革命,1938年加入晋察冀边区铁血剧社;1939年到1940年被派往华北联合大学艺术学院系统学习文艺理论和专业知识;1950年赴北京大学中央文学研究所学习;1953年被聘为中央电影剧本创作厅特邀编剧;1954年任天津市文联兼作协秘书长,并为文联党组成员;1960年任天津人民艺术剧院副院长;1982年任天津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所长,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1985年离休。曾任中国解放区文学研究会常务副会长、天津市解放区文学研究会会长,组织推动大型典籍“中国解放区文学书系”的出版,撰写和主编数十部科研著作和学术资料,对中国和天津解放区文学研究作出重要贡献。著有《张学新文集》(三卷)。



第五三五八期

1977年底,我调到天津日报社当记者,报社就在鞍山道上,离劝业场不远。刚好劝业场二楼的天祥旧书店恢复营业,我的淘书主战场也就到了天祥。天祥是津门旧书业的核心地带,历史悠久,名气也大。我很喜欢那里的气氛,带着旧书特有的那种淡淡的纸霉味儿。人们在这里闲聊着,寻觅着,这种氛围在劝业场人流熙攘、叫卖声喧的大环境中,可谓闹中取静,别有洞天。

关于天祥的回忆实在是太丰富了,至今我书架上那些于上世纪80年代购入的旧书,大多就来自天祥。我的第一部《史记》是在天祥的古籍书店里“凑齐”的。我最初在店里看到的《史记》只有三册,分别是第三、第六和第八册,而这部1959年由中华书局点校初版、上世纪80年代初重印的《史记》共有十册。当我把那三本零册买到收银台时,那位老店员翻了翻说:“小伙子,这书不全呀!”我不无遗憾地说:“是啊,我找了半天,只有这三册。没办法,先买下巴,以后再凑齐。”老店员说:“你个人要凑齐十册,不易。这样吧——”他冲着里边招呼道:“王姐,这小伙子想买套《史记》,咱这儿不全,你想法儿给他凑齐了吧!”那位王姐40岁出头,一只眼睛略近视,这是我对她记得最牢的一个特征。



沽上丛话

今年4月底,我和来自全国铁路公安系统的百余名同行相聚在西安铁路公安局训练中心,参加为期六天的封闭式培训。我们学习的地点紧挨着一座叫引镇站的三等小站,宿舍后窗户外就是站台。每天早晨起来和晚上临睡前,我喜欢凭窗静静地看一节一节的车厢和上下车的人。

同行都很珍惜这次学习机会,课堂上全神贯注地听讲,下课后谁都不保守,相互切磋业务,取长补短。在短暂的课间,大家喜欢聚在教室外的露台上远远地看山,在我们面前的是秦岭。据当地司机师傅讲,从火车站到秦岭脚下大约有20分钟的车程,不能近距离观赏秦岭风景,虽有些许遗憾,但定点远观也有独特的感觉:斜风细雨中的群山如黛、翰墨晕染,灿烂春日里的层峦叠嶂、浩荡连绵,云在动、风在动、雨在动,心也在动。

培训班的课程排得很满,每晚要上夜课,下课时间基本在晚上8点半左右。走出教学楼后远眺,群山隐于夜色中,晚风微凉,还没到蝉鸣蛙叫的时节,本不喧闹的小镇显得愈加宁静。我和来自北京的付哥不仅是舍友、同桌,还在一起数星星。两个已经过半百的老警察,鼻梁上架着眼镜,仰起爬满皱纹的脸,满天际的一通找星星。那一刻,整个天空是星星的家园,也是我们的领地。一颗、两颗、三颗……我平生第一次看到整体泛着金黄色的星星,是一闪一闪的,而是持续发出耀眼的光亮。“师傅,你们见过星星掉下来吗?不知不觉间我俩溜达到了校门口,门卫小伙子很虔诚地问我们。“掉”字用得真好,不是一瞬间划破天际,是用庄重、壮丽的姿态落在心头和手掌心。

老话说,铁路警察各管一段;新话可以这么讲,铁路警察管全国。截至2024年底,全国铁路营业里程达到16.2万公里,其中高铁4.8万公里,覆盖了全国96%的50万人口以上城市,铁道线延伸到哪儿,火车跑到哪儿,哪儿就有铁路警察。在沱沱河站有天路铁警,在喀什站有天山铁警,在满洲里站有草原铁警,在乡村有驻站铁警,在列车上有乘警,在青岛还有海上铁警……我所在的天津铁路公安处是一支有着光辉历史和优良传统的队伍,前身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第75团,在解放天津的隆隆炮声中诞生,与共和国同生共长,见证着新中国、人民铁道和人民公安日新月异的发展。这支队伍先后涌现出“火眼金睛”马幼航、丁庆年,爱民模范李观铭、张清涛,“马扎警官”刘义海等一大批先进典型。1980年,年仅32岁的天津站铁路公安派出所民警路秀峰,为维护社会治安和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而壮烈殉职。今年清明节,我们又去天津烈士陵园祭奠路秀峰烈士,同志们在他的遗像前默然伫立,逐字逐句地品读着他的生平事迹,用心触摸那个惊心动魄的夜晚和那段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

今年“五一”和端午假期,全国各地又是人潮涌动。群众过节,警察过关,在潮起潮落的各个火车站和飞驰的列车上,铁路民警和铁路职工一起为平安祥和保驾护航,列车不停,警灯不打烊。在旅客们的脚步匆匆和对家的思念、对美景美食的憧憬中,很少有人特意关注铁路民警,但当遇到困难时,警车、警徽、肩灯、红臂章和那个人一准是大家定盘的星。临时身份证明去哪儿办?票怎么取?去五大道坐地铁几号线?东西找不见了!孩子“丢了”……找到警察就找到了解决问题的最优答案。

在天津开往潞城的K5203次列车上,我偶遇了乘警小张,一个2022年入警的“00后”。他的警号是重新启用的014038,我是014552,无论从年龄上看,还是从警龄看,我们都是两代人。不过我俩在从警路上面对的第一道必答题都来自一个叫李清清的偏僻小派出所。那是1996年,铁路公安当时还是企业警察性质,铁路中专毕业生可以直接入警,我来单位报到,公安处人事科干部齐科长乐呵呵的,看似无心实则有意地问我:“刚刚成立了一个派出所,叫李清清,特别偏僻荒凉,没有水没有电没有人,你去吗?”“领导,我去那儿!我爸爸是一名军人,我打小就梦想着当警察;我在北京上学时,一名铁路警察给我们作过侦破国际列车大劫案的先进事迹报告。”简短的一问一答,成为我命运的转折点,从此,我十分幸运地成为一名铁路民警。

小张入警的第一站也是李清清。在派出所不到一年的时间,他跑沿线、入校园、访农户、干内勤,还学会了做饭。小张来自河南驻马店农村,毕业于河南警察学院,提起当初为什么要报考警院,他说还有一个故事。小张高中时学习成绩不是太好,特别是英语成绩也就七八十分。高二下学期的一天,家里人拉着他去庙里烧香,祈求他高考能金榜题名。来到庙门口,任凭家人好说歹说,小张就是不进去,一个人蹲在庙门口的小马路上等家人出来。等待的时间还挺长,他左等右等,有些不耐烦了。这时,从远处驶来一辆摩托车,在离他两三米远的地方停车熄火后,骑摩托车的中年男子没拔钥匙径自进了庙里。过了一会儿,来了一个男青年围着摩托车转了两圈,东瞅瞅西看看,一抬腿上了摩托车就准备打火走人。小张看了个满眼,“噌噌”两步上去把车钥匙一把夺了过来。“小孩子别多管闲事!”男青年威胁他。“今天就管了!”小张瞪大眼睛与偷车贼针锋相对,男青年最终灰溜溜地走了。事后家人都批评小张,说他太冲动,太年轻气盛,如果那人身上有刀,捅了他怎么办?被人家驾驶着摩托车撞了怎么办?在家人的质疑声中,小张忽然冒出一个念头——一定要当警察。警察代表正义。从那那天起,他发奋努力,恶补英语,高考英语考了114分,各科总成绩优秀,如愿考上了警院,成为一名预备警官。

“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培训班在学员们的收获满满中结课了,列车渐行渐远,大家又启程分赴全国各地。其实第一天数星星,我和付哥只找到七颗,第二天发现了一颗,第三天因为阴天没遇见。我不遗憾。我知道,不是每个发光体都能被看见。

假思索地说,按老规矩办,五折卖给你啦!当我提着包装得整整齐齐的书袋离开天祥时,兴奋之余,竟然涌起几分感动。我知道,我与天祥的书缘从此再也解不开了。

还有一回去天祥旧书店,看到架上赫然摆着一套《全唐诗》,除了第一册有些磨损外,基本上是八成新。这是我梦寐以求的书啊!可一询价,我的心顿时凉了半截儿:全套25册,定价为58.5元,按店里最优惠的规定打六折之后,尚需35元。我当时月工资只有37元,抚书而叹,无可奈何。这时王姐走到我面前,知道我在担心价格,说你等等,我给你问问能不能优惠。过了几分钟,她一脸喜色地回来说,小伙子,别着急,我跟头儿商量了,你现在有多少钱就先交多少,书先拿走,有钱了再来补交,你看怎么样?我自然是喜出望外,把衣兜里所有的零票钢铺儿抖搂出来,只凑了十多块钱。王姐说,行了,别啦!说着她麻利地把25册书分成两包,递到我手上,并低声嘱咐我:“别急,慢慢来,有余钱了再来补交,有我,没事儿!”

那天晚上,我就着暗淡的灯光,一本本地翻阅着浩繁的诗卷,心里充满了幸福和满足。在这套书最后一页的尾页上,我写下这样一段跋语:“一九八六年十一月十六日下午,购自劝业场古籍书店,是时恰逢该店特价优惠六折,然亦需洋三十五元之多。余索偿逾行囊,以生活用款充之。归来索悵,而逐一装封,讫。记于灯下。”从此,这套书成为我的案头必备。

## 津沽学人

天津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  
天津日报

合办

父母健在时,经常一起赏析诗词,母亲毛淑仁或读或抄,父亲周汝昌或书或释。记得2002年的春天,每到晚间,父亲即请母亲帮忙“做书童”,询问母亲写些什么词句句好。母亲提议:“还是你的本行本业,就写题红楼的诗,岂不比别的更有趣?”这话触动了父亲的情怀,一时兴起,就答道:“好,你念一个红楼梦人名,我就题一首七言绝句,即席即兴,口占信笔,不打草稿,不停顿,不苦思冥想,不敷衍凑句,不引用自己原来的诗句……试试才思还能如昔日的‘倚马立成’否?”就这样,他们开始了这个“作业”计划。成果就是后来出版的《诗红墨翠》(周汝昌咏红手迹)》书法集,收录了母亲亲定、父亲手书的120多幅诗词手迹。

不仅如此,父亲还曾应母亲之嘱,留下不少诗词讲解稿。那时,母亲览诗选诗,择出自己喜欢的诗词,一首首地用大字写在纸上供父亲讲解。父亲则按母亲要求,一首首地为她讲解。父亲喜爱古典诗词如此,其乐融融乎。

在此挑选父亲这本书法集中所收三首诗的赏析文字,供诗词爱好者同览。

贺知章《咏柳》

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  
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

碧,本是青绿色的玉石,诗文艺术中用以写色彩时则特有一种意味,或空明或澄澈,至有各种颜色,绿者青者碧者,实皆不同,此处只是形容嫩青浅绿之间的色。

中华诗人极爱垂柳,最早自《诗经》即已有“杨柳依依”的名句。本篇以碧玉喻其色彩,以丝绦譬其状态。着一高字,尽显柳丝之长,直至第三句方才点醒此玉此丝,皆是专写柳叶的风致,然而随即又生出想象:这样可爱的绿叶,忽然出现于枝柯之间,是何人巧手裁剪而成的呢?

不是琢玉的良工巧匠,也不是制衣的秀女闺媛,而是早春的和风淑气,如同一把妙剪,剪出了这般奇迹。

通篇明白如话而又诗境如画。此乃唐代诗人的共同擅场之域,天然佳致。

工匠能参造化,天巧也似人工,二者常常互喻,这是艺术上的一种妙理,最耐人思。

张九龄《望月怀远》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情人怨遥夜,竟夕起相思。  
灭烛怜光满,披衣觉露滋。不堪携手赠,还寝梦佳期。  
从古至今,爱月是中国入文化心理的一大特点,如几千年古历即月推历,故名阴历(今之农历,相对太阳历而言;今之所谓公历即太阳历,西方所用)。如神话所说的月宫、广寒殿、嫦娥、玉兔、桂树……充满诗意。故每见月而兴思,引发诗人无限情怀。

此篇写月,写人,写情,写思,事事俱到,笔笔传神,真是佳作。人见月而彼此思念,一月当空,千里同望,而分离之感,溢于言表。

因见月而相思,缘相思而无寐,故云“遥夜”“竟夕”。又写光满,写露滋,全是长夜不眠的况味,逐夜久则烛尽,宵深则露湿,诗人的感觉极为敏锐细致,方生佳句。

一结二句,尤见情深——月华如水,而无法把握,故曰不能将一掬月光赠君于千里之外,如此只得勉强就寝,希望还能入睡,梦中则与君相聚,欢若平生;佳期者,是说得以重逢再会的吉辰良日。全篇气韵流转,神采照人,精华永在。

王维《田园乐七首·其六》

桃红复含宿雨,柳绿更带朝烟。  
花落家童未扫,莺啼山客犹眠。

桃红柳绿,花落莺啼,一片芳菲淑景,美好风光。四者是美好春日的眼前习见之物色,又是文辞上人人常用的语言,如落在庸笔陋句之中,最易沦为俗套陈言;而试看王维这位大诗人是如何把“四常”写得这般美妙高超——

宿雨给桃花增添了一倍脂红,朝烟使柳丝加上了分外的润绿,而家童不扫落花,惜之乎?懒惰乎?不知谁能解得真义?言外山家田舍,本无多大的礼法,童子留花,无人督责。雍雅穆穆,物美如。

山客者谁?诗人自咏乎?咏人乎?也不知谁能确释?天晓晨晴,黄莺啼处,红日已高,而山客犹然睡得甜美。赞田园之生活,鄙仕宦之奔竞也。此六言诗,别具风致。

题图:晚年的周汝昌(右)毛淑仁夫妇春联

·响晴轩续话·